

# 《般若》

## 第十三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跟成所作智相應的淨識了，簡稱叫做成所作智就好了。這樣，即是說所謂大菩提者的第四部份，就是甚麼？成所作智。那即是佛的大菩提就是這四種(智)。但是，這四種(智)是唯識宗講的，《大般若經》只講三種智。而且三種智主要就是甚麼？一切相智。有一切相智就包括了道相智。有道相智就包括一切智。即是一個一切相智便是。即是說《般若經》所講的一切相智，又名叫做一切種智，包含了唯識宗那四(智)：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。是嗎？明白嗎？一即是四，是嗎？那麼就是四相兼容。

聽眾：……修菩薩那些便無這四智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如果只是修菩薩，即是六、七地？

羅公：未有的。

聽眾：未有，那麼即是一定要是成佛才有？

羅公：是的。他們只是(有)比較好些的智，這幾個好些的智慧，有時起無漏智的，那些無漏智就是甚麼，屬於道相智的。

明白嗎？有些經就講五智，是嗎？我講這個給你們聽。你們學密宗？有誰人學甚麼？有無人學？東密呢？無嗎？學東密，學金剛教都有五智。四智之外，加一智的，加一個叫做法界體性智。叫做五智。大日如來戴一頂帽都是五智冠，五種智的。胎藏界都是一個大日……

一個毗盧遮那佛在中心，四面有四個菩薩。中間那個就是，然後才是法界體性智，其中的四個配做四方而已。多了一個叫做法界體性智。是否東密、那些密宗硬要「生安白造」(亂編)，他們又不是。《十地經》講佛的智慧有五種，多了一種叫做法界體性智。法界者，真如的別名，真如法界是一切法的本體，體性。法界即是體性。

這個法界體性又可以這樣解釋，法界者指一切法，一切法的體性，又即是真如。

講來講去都是真如。法界體性即是真如，真如是甚麼？真如是無為法來的，事是有為法來的，法界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？法界體性智，是否很「輪盡」(麻煩)？所以有時候佛經，大乘經真的是……可以不必用的，它偏偏又是多造。是嗎？其實無需要的。法界體性是甚麼？一切法之體。成了佛就有四智，四智以甚麼為體？四智的體就是真如。即是說你成了佛之後，就以真如為體，即是法身。四智為用，即是報身和化身，是嗎？

一體一用。其實只有四智，不過四智都是以真如體為體也，是嗎？所以把真如放下去，智即體，法界體性就是四智之體來的，叫做法界體性智。這樣的解釋。《十地經論》是這樣的講法。這樣都通的，是嗎？即是體用兼備，就加多智。如果不講本體，只是講用，就講四智。每處都通，你一明白就每處都通。一點都無矛盾。你明白嗎？

聽眾：那麼唯識宗是否以《瑜伽師地論》來修止觀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唯識宗。

羅公：修觀嗎？當然是依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但是《瑜伽師地論》講的修觀很繁複，是嗎？

那麼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是一本百科全書來的。於是，無著菩薩曾經將《瑜伽師地論》裏面那些資料，就將它來到簡化。簡化就造了兩本書，一本就著重義理方面，著重唯識的義理，就要來建立唯識宗的，這本就叫做《攝大乘論》。另外一本就專門解釋那些法相的名詞，鋪排法相，解釋那些好似名相通識差不多的，那本叫做《阿毗達磨集論》。

集，集合的集，《阿毗達磨集論》。這樣即是說由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一傳到無著就開出兩門。一門就以講唯識義理為主的，稱為唯識。一門就是歐陽竟無硬要說它是唯識宗，其實就不是宗，用那個宗字是不對的。一講到宗字，就有兩班人的。

其實唯識是一個部門，學問的部門。另一部門就是甚麼？以《阿毗達磨集論》為主的，叫做法相門。那麼歐陽竟無就說法相宗。宗字是不妥的。所以太虛法師就反駁他，就是這樣了。這樣，好了，那麼將《瑜伽師地論》來到簡化成兩本書。於是，在《攝大乘論》裏面，就教人修觀了。修觀，修四種尋思，來到獲得四種如實智。那麼解釋一下四尋思和如實智。這種修行方法很「啟效」、很難修的。就及窺基法師那種五重唯識觀那麼好修的。

這種四尋思怎樣呢？他講這樣的，名尋思。尋思者即是英文的 thinking，think 是尋思。尋思的時候不能叫做智慧。尋思的結果有結論叫做智慧。智慧就是一個結論來的，好了，名尋思。就是尋思甚麼？名者概念，概念、名相，我們眾生看宇宙萬象裏面，都覺得每一件事物都不同的。

是嗎？為何會不同呢？完全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概念。如果我們的概念無概念的話，我們對宇宙萬象不會起分別的。所以我們覺得宇宙萬象五花八門，主要是我們把宇宙反映入來我們的意識裏面，就形成很多概念，這些叫做名。我們尋思，我們覺得宇宙萬象不是真實的宇宙萬象。那個是由宇宙萬象反映入來我們的(意識)，是我們主觀的概念。你明不明白這個？那個宇宙萬象的本身就叫做甚麼？叫做離言自性，聽得明不明白？

即是好似等於西洋那位哲學家康德，物的自身，離言自性。物的自身跟我們的概念是兩件事。離言自性，由離言自性反映入我們主觀的心裏面、意識裏面，就成為名。我們要名尋思的時候，名始終是名，不是等於離言自性的本身，不是等於事。事者，事事物物的本身，事尋思。

尋思的時候，名始終是名，概念始終是概念，不是等於事實，不是等於離言自性。離言自性始終是離言自性，不是等於名。如果概念就等於事實，他說不通的，為何呢？譬如我們有一個火的概念，火是熱的，燒東西的。如果我們說那個概念是等於事實，我們想火的時候，豈不是燒腦？事實上我們不會燒腦的，是嗎？如果我們口渴到極的時候，我們說水啊！水啊！想水應該止渴，水能止渴。而事實不然。名始終是名，而不是事。事始終是事，而不是名。那就是名尋思、事尋思。名就有名的自性，事有事自性，叫做自性尋思。

怎樣叫做自性？自性者，本質，名的本質就是始終是名，不會是事；事的本質就是事，跟名是兩件事來的。思維，名有名的自性，事有事自性，叫做自性尋思。性是差別尋思。差別者屬性，我們講概念的時候，每一個概念都有它的屬性。那些離言的事，每件事都有它很多的屬性。這些屬性即是 quality，就叫做差別。每一個名都有它的自性、差別；每一件事有它自性，亦有它的差別。名相的差別跟事相的差別，各有各不同。那麼便有四種尋思。名始終是名，而不是事。事始終是事，而不等於名。那麼由四種尋思就產生四種如實智。

名始終是名，得到結論；事始終是事，不等於名，第二個結論。名自性和事自性都是甚麼？名有名的自性，事有事自性；名有名的差別，事有事差別。自性、差別。好了，講到這處，名的自性也可，事的自性也可，名的差別也可，事的差別也可，都是識所變。唯識所現，離開我們的識，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存在。這樣，就叫做由四種尋思產生四種如實智。這樣想到這處，不再想了，一切都是唯識所現，不再想。如果生念的時候，又再想。翻翻覆覆地想，就是四尋思產生四如實智。

由四尋思四如實智，漸漸地，我們就會見道。這個就是《攝大乘論》根據《瑜伽師地論》而來的。至於法相是解釋名詞，法相是解釋名詞，就令到你學問廣博而已。那麼，有一首偈就是這樣教的，「名事互為客」，名還名、事還事，我做你的客、你

做我的客，不是相等的。主人與人客是兩件事來的，「名事互為客」。

「其性應尋思」，名和事的性，我們就應該尋思。「於二亦當推」，二者，自性和差別叫做二。對於名和事的自性、差別，亦都要用我的思想去推論，亦當推。推的結果，推了甚麼出來？推到，「唯量及唯假」。量即是識，只是識所變的。既然是識所變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實的存在。「唯量及唯假」。這樣就叫做四尋思唯假。

那麼得到四種智了，就是實智。由四尋思產生四種如實智。這種如實智，一直觀下去，就觀無二，一直這樣觀它是甚麼？就是無境的，只有識而已。二就當境解釋，「實智觀無二」。無境界的。「唯有分別三。」分別就是識，只有識，這個分別的識。由識分別出自性，分別和識的本身，三件事。所取的境、能取的識，「彼無故此無」，彼即是境。境不是實的，境不實，心亦是不實的。此是指心。

如果這樣，「是即入三性」。這樣就證入去徧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這三性了。是這樣去觀的。依據《瑜伽師地論》去觀。窺基法師就嫌它這樣太麻煩了，將所有唯識宗經論教的觀法，由淺至深，就分做五個層次教人觀，就叫做五重唯識觀。五重唯識觀就便利很多了。八事，八件事。七十二，每一事裏面就有十件、八件事。

八事七十二。這樣，每七十件，你可以將《大般若經》裏面，第五分小品般若，將它來分作七十段，配合下去的。你又將《大般若經》第四分，第四分叫做《小品般若》，一萬頌、一萬偈，又可以將它來剪成七十段配下去的。第二分，《大般若經》的第二分，第二部份，《大般若》第二分叫做《二萬五千般若》，又名《大品般若》，即是鳩摩羅什翻譯那本叫《大品般若》。你對過，是嗎？你對過《小品般若》，是嗎？

聽眾：小品。

羅公：小品。又是將它分七十段，是嗎？七十段嗎？小品夠不夠七十段？那你將它來到對，將唐譯來對，無說不見了一段的。

聽眾：無的。

羅公：無即是齊。

二萬五千頌般若叫做《大品般若》一百卷，鳩摩羅什翻譯的。又是可以分作七十段來貼下去的。《大般若經》的第一分，最豐富的，十萬頌，佔有四百卷的。第一分，亦可以將它剪成七十段。這樣，日本人編《大正藏經》的時候，高楠順次郎主編《大正藏經》的時候，曾經想用歐洲人的意見，想採用歐洲人的意見，即是 Stcherbatsky 這班人的意見。就將《大般若經》剪成七十段，就用《現觀莊嚴論》作綱目，這樣來到分類，但是日本國內有很多人反對。

反對的理由又怎樣呢？就說你用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到分類，一個題目之下，有時候它的論文跟經文離開很遠的。例如，《大般若經》開首，那個序品只是甚麼？只是得幾行而已，《大般若經》裏面的第五分，小品般若的〈序品〉只是得幾行，是嗎？只得幾行字而已。但是《現觀莊嚴論》的〈序品〉就很多道理講的。又甚麼？又皈依、又讚美三次，又講……

只是讚美三次的時候，又長篇大論。有些人認為論文引伸得太厲害。不適用論文的綱目來到做標題。所以就不採用。他雖然不用，但是 Edward Conze 又用。歐洲人又用。中國，後來法尊法師從西藏回來，他又翻譯了這套論了。於是中國人就用它來對讀了。第一個中國人對讀的，固然是法尊法師了。第二個對讀的是誰人呢？

劉銳之。現在不是有一本書出版？他的對讀，可惜它就不是剪貼式，即是只是甚麼？用 number。現在如果你們需要將它來影印，《大般若經》甚麼？譬如……陳秀蘭你都可以(試試)的，《小品般若經論會編》可以印了它。印順法師都是這樣。

有一本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。你可以(造)《小品般若經論會編》，你可以自己出版的。如果你想要名(氣)，那麼就會人人都會知道你的名。佛學界差不多都(知道)。如果你將玄奘翻譯的和鳩摩羅什翻譯的，一起合併來，那麼《大般若經論會編》就分兩段，前一段寫唐譯，秦譯又一段，兩段經文一合併平排，低一格就是論了。

這樣來到會編，豐富了，這樣就是真的豐富了。真的經論會編，不止(會編)，會譯、會編。經論會譯會編。《小品般若經論》，然後會譯會編，這樣就可以。有沒有人試一下，你有錢出版就可以印刷它，花萬多元就印刷到了，約莫二萬元左右。有沒有人出錢印了它？

講到這處，我就有一本將法尊法師的《現觀莊嚴論》改編了。本來我還未定稿，而且改別人的多少，又不是我的，我就無發表它，(只是)便利學生讀而已，未改訂的。這樣，因為我在同學會，葉文意那處，就講這件事。我將稿就交了給她印，她就印了。印了就有這麼大疊的，(數量)很少的。有這處的兩疊那麼大，即是全部(加起)那麼大疊。我這處取了一半來而已。如果大家需要的，就去葉文意的同學會，佛學班同學會，你在那處，你有，是嗎？就收幾多元？

聽眾：十六元。

羅公：付十六元，你就可以在那處取到。保證你容易讀，容易讀很多。這樣，如果它賣光，好似剩下沒多少的。那天，已經賣了七十多本了。她都是印刷了一百本左右，看來沒多少剩下的。如果沒有剩下，你可以將你那本再複影印，可以影印的。影印有人需要，如果有(需要)十份，你就(拿)去影印。如果自己影印就不需要十六元，我認為都可以的。

聽眾：那些印得很美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那些印得很美。

羅公：那些印得美，是嗎？你又有嗎？看不看得來？

聽眾：嘎？

羅公：看我那本講義，看不看得來？

聽眾：容易看很多。

羅公：容易看。即是減少你百分之十五的困難左右。你們想要的，可以去叫……

陳秀蘭，你有無？你有。你們叫她們，陳秀蘭或者叫阮甚麼，阮甚麼翠？

聽眾：惠芳。

羅公：阮惠芳，叫她們幫你買都可以。何敏儀都可以。何敏儀有去。

聽眾：有一兩頁的部份內容就是(印)得很模糊的。不知道那部份是不是刪去、不要了？

……(閒聊)

羅公：不是吧？

聽眾：影印有一兩頁，有一兩段不知道是否刪了？

羅公：頌文，我無刪到。

聽眾：在論裏面。

羅公：論裏面嗎？如果你對哪段有問題，你就問我。那本容易看多。那你回去試一下，試下未曾對讀的，將它來對照一下《大般若》來對讀。先對《小品般若》，先對八千頌，第五分。再對《小品般若》，再對《大品般若》。再有機會對十萬頌，那就是大套書了。

聽眾：小品般若第四分的時候，臨到最後那一兩段全部不見了。最尾的一兩段頌文，二百七十……幾個位置就是漢譯文無的，是有一部份，但在藏譯是有了。

羅公：是，藏文裏面有。

聽眾：漢譯是無的。這處最後那處。

羅公：因為玄奘所譯那本就是前期的，藏文所譯的是後期那本。

因為玄奘翻譯《大般若經》的時候，是那位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王沒多久。是嗎？那時候，西藏還是挺「混亂」的。後來，西藏譯本有舊譯和新譯的。新譯就是晚唐以後的事。所以，西藏的譯本都是晚唐以後的後期譯本。佛經是這樣的，早期的譯本跟後期的譯本，(由於)印度人很歡喜改經的，(所以)相差很遠的。又加、又減那樣，即



是好似你看的《唯識論》，安慧跟玄奘譯本已經是相差很多。譬如它這樣，《唯識論》開首，玄奘法師的(譯本)，「由假說我法，有種種相轉。」是嗎？

西藏譯本又是這樣的，「假說我語法」，「假設我語法」，就無個由字。玄奘法師將它由於假說我法，所以有種種相轉。轉字生起。西藏譯本就譯作「假設我語法」，就是由假說我法，假設我語法；「有種種相轉」，它是「諸類各別起」。諸類，各種各類的東西就各別生起。玄奘法師(的下句)就是「彼依識所變」，它(西藏譯本是)「彼依識轉變」。

玄奘法師就加一個所字在這處，那個轉變，他不要那個轉字，變字這樣。加一個所字比較明白些的。下面就是「此能變唯三」。藏文譯就是「轉變又三種」。玄奘法師就將轉變加一個所字，所變上文，下面加一個能變，就指明那個轉變有能、有所兩個意義，這樣就清楚很多的。現在的人就罵玄奘法師，說他增加這些字。如果他不增加字，你很難明白的。他是有這個程度，然後能夠增加。

如果不增加，直譯很難讀的。如果你說一定要直譯才好，你讀一下《金剛經》，讀一下隋朝譯那本，你看你讀不讀得來？我那本都有的，隋譯，你讀得來，我說你是第一了。你讀不來的。直譯是讀不來的。還有，你讀那本梵文原意，就是《觀所緣論》，玄奘法師翻譯，就譯作《觀所緣緣論》，加了一個字。觀這個所緣緣。這樣，還有就是《觀所緣論》，又有一個《觀所緣論釋》，義淨法師翻譯的，就是護法造的，解釋《觀所緣論》的。

不知道幾難讀，你試一下，讀不來的。為何讀不來呢？直譯，你試一下。你們座上那麼多位，加上我在內，讀得很好的就真是……無的，我就不是了。你們是不是，就不知道。直譯很難讀。所以譯文主張直譯是不對的。你說要依照鳩摩羅什那樣，完全是意譯又不對。即是怎樣？不取直譯，不完全要直譯。不完全要意譯。要怎樣？要嚴格的意譯，嚴謹的意譯。不可能直譯。

聽眾：呂澂後來將《金剛經論釋》再編，會編的時候，他加字上去。

羅公：是的，他要加字。

聽眾：加字上去，即是好似玄奘要加字這樣，(令文句)通順。

羅公：是的，他不加字，你讀不來的。加字本來是他的老師先加字的，歐陽竟無先加的。

歐陽竟無有一本《觀所緣論釋》的，張曼濤不知道在哪裏找到他的。我們找，在內學找到呂澂的。張曼濤就找到歐陽竟無寫那套加字。你去張曼濤的那套書找一下，張曼濤那套書，《現代佛學叢書》有的。義淨法師翻譯很多本經，你不加字，讀不來的。但是有些就不用加字的，很流暢的。義淨法師翻譯的《金剛經》流暢的，還流暢過鳩摩羅什。《現觀莊嚴論》就「啟攷」(不流暢)到極。還有那本《成唯識寶生論》又是讀起上來，不知所謂的。為甚麼會這樣呢？這個是甚麼？那些助手的問題。

義淨法師翻譯《金剛經》，那班助手，不知道賢首法師在不在那裏，慧沼那些都是(寫)文章很好的。到他一翻譯《觀所緣論釋》那些，那些助手已經不是(原本)那班人，就「啟攷」(不流暢)了。好了，有關於譯本的問題，你可以……將來還有很多經書可以對的。我說給你聽，還有一件事。當你想看另外一種文字，除非你要學講話，這句話，我轉述而已，是陳寅恪先生教我們的。

因為陳寅恪先生懂得十三種文字，他教過我們一個學期，我問他，「你懂得十幾種文字，怎樣學的？」(陳寅恪先生說：)「我懂得十三種文字，會講話的就不足五種。」他懂得講少許日文，少少而已。會講英文，講得很流利，會講英文。會講德文，會講法文。他會講這幾國文字。其餘那些，他會看，不會講。懂得巴利文，懂得西藏文，還懂得蒙古文，會看不會講的。

他說不需要(講)，我們(只)想吸收文化，不是跟他們做生意，不是一定要會講話

才可以。懂得梵文，你去到印度，你找那些老婆羅門徒跟你講，年輕的婆羅門徒都不懂的。為甚麼呢？因為梵文是一種死文字來的。你知道嗎？文字有兩類，一種是生文字，一種是死文字。活文字是甚麼？英文是生文字了。你跟他講話，有人用來講話。法文那些都是生文字。梵文不是生文字來的。梵文就是古代那些婆羅門自制的人造語言。

實際上，無一般人講梵文的。它是一種人造語言，非常之優雅的、非常之典雅的。又是文法組織非常之嚴格的。幾乎嚴格到普通人講不來的。那些分陰性、陽性、中性，又單數、眾數，又那些 case 那樣亂調，那些文字是可以亂調的。亂調時，你讀起來，你知道那個是 subject、那個是 predicate，你看到的。為何？因為它如果是做 subject，它肯定是疊聲的；如果它做 object，它又是 object 一個聲的，發轉聲。

所以它們是亂調的，調上調下，調到音韻讀起上來好聽些就，可以這樣的。這些是非普通人所能的。這種是甚麼？人造的字。那麼現在我們通行的有哪些是人造的語言呢？有甚麼世界語？有無人學過？我上過一個月的課，現在就無上課了，舊時聽不到不讀了。五四時代之後，沒多久，就有一些世界語在中國很流行。以為世界將來會大同，就一定需要一種世界語言。於是，歐洲不知道是瑞典還是瑞士，有一班語言學家就造了一種人工的語言。採納世界上各種語言的共通性來製造一種語言，就叫做世界語言。

現在香港有一個世界語學會。你有無看過？……來接你飛機，你用世界語來跟他講就可以了。你現在入去尖沙咀，入尖沙咀又怎樣？你入了七毫子之後，樓上的，入了七毫子之後，入到去，你一轉彎，是否有一個、二個牌的，有無見過？一個、二個的牌。

聽眾：獅子會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獅子會。

羅公：是，獅子會、甚麼會、甚麼會，其中一個是世界語言學會的。

這麼你就依照它的找那些人就可以了，替你辦好的，會幫你忙的。世界各地都有世界語言學會的人，不過現在無甚麼人學，香港很少人學。有是有的，我看學西洋劍的人更多過學世界語的人。那麼，梵文就是一種這樣的文字，不過它的性質跟世界語不同。世界語是以淺顯的各國人都學到的為主。梵文就要深的、嚴格到極，要婆羅門那些有閒階級，然後才懂的文字，是一種這樣的文字。

所以佛在世的時候，就禁止人們用梵文來到說法。現在人人以為佛說法是用梵文是大錯特錯，戒律裏面禁止人們用雅語說法，禁止弟子用雅語說法。雅語便是梵文，這樣，你想學梵文，你就算去印度講，那裏的人都不懂聽。那麼你怎樣？學梵文，學到會看梵文就可以了。你想學到會看梵文，很容易的。現在霍韜晦、吳汝鈞那些人在香港懂得梵文的，你以為他們會講嗎？不會講的。都是去上課、上老師課。

那位先生用日本文來講，你這個聽的都不知道他講甚麼。靠甚麼？靠買書，去書局買那些 teach yourself、那些 self-taught 的 teaching book。買兩本來，自己學的。那麼即是說你們各位每個人都可以學梵文，每個人都可以懂得梵文。你肯學，由頭學三、兩年梵文，每個人都可以在大學裏面，開一課教梵文。何須講？無用的。你不相信，你試一試？大概比較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大家都不會講的。你以為你又會講嗎？你又不會講，我又不會講。你可以教，我不可以教嗎？是嗎？一樣的。你可以學。

還有，西藏文又有，巴利文又有，如果你懂得日本文，日本又有一些教人讀巴利文的書。英文都有，教你讀 Pali language 又有，不過你學梵文又無甚麼用。梵文本不足夠二十套經，梵文本不足夠二十本整本，整部齊備的經就不足你數得到的二十

套，《法華經》就齊，《金剛經》就齊，還有很多不齊的。《大般若經》有齊、有不齊。《大般若經》有十萬頌，不知道齊不齊？梵文本的《雜般若經》有很多不齊的。《涅槃經》就不齊了。齊的沒有多少套的。譬如你說論，陳那的《集量論》，梵文無的。法稱那七本論就有，龍樹菩薩的《中論頌》，梵文有，那些就有。月稱的《入中觀論》梵文就有。計算起上來，如果經不足夠二十種齊的。

你想找梵文的《阿含經》來看，找不到的，去印度都找不到，(只)找到巴利文。所以，大家想學梵文，懂得解釋的很容易的。如果你說不懂文法，你想學文法，你買一些英文本，讓西人教你讀梵文文法和讀西藏文法，還容易過你找一個西藏人教你，教到你更糊塗，不知道他講甚麼的。劉銳之去台灣跟那個叫做歐陽無畏、歐陽智學西藏文，那個歐陽智用西藏那些文法書來教，西藏的文法書完全不是科學化的，是偈頌來的。讀到他怎樣？他年紀又大，不及年輕人讀。

霍韜晦講給我聽，歐陽智經常罵劉銳之，經常罵他鈍。有十個、八個跟隨他(歐陽無畏)一齊學習，他(劉銳之)不及年輕人學習速度。這樣，別人已經學習完了，他都趕不上。劉銳之就是這樣了。你問霍韜晦，霍韜晦講的。一樣，學西藏文就是有用。學西藏文，在我們中國所無的經，是唯獨它有。差不多只有幾本(西藏)無的，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大毘婆娑論》都無，它有其他的。很豐富的，西藏文不是難學，容易學過梵文。

聽眾：靈格風無西藏文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靈格風無西藏文。

羅公：靈格風嗎？無西藏文吧？

聽眾：無的，連梵文都無。

羅公：你懂得梵文？有無梵文？

聽眾：都無。

羅公：印度有的。

聽眾：是 English sanskrit Dictionary 有這麼大的一本。

羅公：是的。sanskrit 那些音很容易的。跟著一直落。你找那些羅馬字的對照來，就很容易讀。

聽眾：那些天城體都不是……

羅公：天城體……

聽眾：很多小圈小字，好似對照著。

羅公：是的，全部可以翻譯成……

聽眾：巴利文有 first step into the Pāli。

羅公：有嗎？

聽眾：巴利有。有兩本，我有買到。

聽眾：不過，最麻煩是那些梵文書。即是一般叫做講文法、講甚麼，它們有一些例子，一般用來寫文章。

羅公：即是那些學習的書不是用來學(看)佛經的？

聽眾：不是的，普通的。

羅公：因為舊時那些佛經的天城體，大概是我們晚唐以後才流行。中唐以前都用那些悉曇文字，即是現在日本、(真言宗)居士林那些。用悉曇文字，現在看《大正藏經》，那些咒語和文字是悉曇文(字)。它那些舉例都是印度古代那些戲劇對答的例子。

聽眾：無甚麼特殊的技巧。

羅公：是的，所以倒不如……與其學梵文，梵文叫做知道一下便可以了。西藏文，你懂得梵文那五十個音，你就懂得西藏文了。梵文的五十個音，與中文的守溫三十六字母不差多少。

梵文字母，我讀過，幾次梵文的。譬如喉音，ka、kha、ga、gha 字，ka 字和 ga 字不同，ka 字聲帶不動的。ka，即是氣出來，被喉嚨阻止它。ga 的音就是震動了、響的。ka、kha、ga、gha，那個 gha 就是……發 ga 字音就是噴氣出來

的，gha。ka、kha、ga、gha、ña，五個，肯定是五個一串的，這些叫做喉音。ka、kha、ga、gha、ña，牙音……喉牙嘛。ta、tha、da、dha、na。齒音呢……la，ja(不是)……腭音，ca、cha、ja、jha、ña，齒音(口誤：應指腭音)。還有捲舌音，ṭa、ṭha、ḍa、ḍha、ṇa。然後，唇音了，pa、pha、ba、bha、ma。喉、牙(應指腭音)、舌、齒(即上面的牙音)、唇，五串。然後，有幾個半母音的，ya、ra、la、va。ra字有兩個。一個就是ra，即是英文的r。一個就做母音的r，可以當母音用，r點一點。ya、ra、la、va，這幾個字半母音。

跟日本文一樣，a長音ā，i、ī，u、ū，o、e，別人EN，他就e，ai是複母音，由a、i合成ai，(還有)au。你一見短尾音，你就在那本字典裏面，有對照的。西藏文的音，即是你以西藏文發音，就是你熟悉這五十個音，就可以了。讀歪一些有甚麼關係。你現在讀英文，我們都不是很純正的，我們講話，洋人一樣聽得明白。你以為我們的發音很純正嗎？都不是很純正的。無問題的。不過，香港就貧乏在甚麼？你懂得西藏文，你不去找一部西藏經來到看，有，香港大學有，但是它不外借。不知道它讓不讓影印？

聽眾：可以的。都是縮影本來的。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可以的，准許影印。

羅公：准許影印。那本是日本人影印的。而且現在有……

聽眾：觀宗寺有一套西藏的。

羅公：觀宗寺有嗎？

聽眾：有、有。三藏的。

羅公：西藏的三藏都齊嗎？

聽眾：在觀宗寺。

羅公：觀宗寺那些就不讓你影印。

因為他們不知道影印流傳之重要。那位果德很吝嗇的。如果是香港大學准許影印的，就去香港大學，取一張預書證便可了，入去看。影印，盡量影印。那即是說學西藏文是有辦法。最好就學一下日文，日本文，講話很難講的。世界語言之中，日文是難講排名之一種。讀日本文便難了，尤其是讀科學的書。讀小說又是難的，因為你不懂生字。你讀佛經很容易，你懂得這些生字，日本文是有用。最有用是甚麼？有很多經，你搞不來。日本人已經翻譯做日本話，他們的《國譯大藏經》真的有用的。你看現在的人經常搞甚麼？

甚麼《金剛經》白話譯本，又甚麼《維摩經》白話譯本，譯得不三不四，你又走去借一套國譯大藏經影印，將日本人那套書來翻譯做中文，來對一對讀，就會很好。現在的人寫甚麼《地藏經》白話文本、甚麼的，這些根本都對語言的知識都無。這樣，你們有很多方法可以做的，最重要是文字工具。懂得英文是好的，因為又怎樣？懂得英文，英文一懂，你可以認識很多國文字的。

法文不用找老師教，買一套靈格風，買一本法文文法，就可以懂得法文。德文又是一樣，西班牙文都是可以，意大利文都可以。一懂得英文甚麼便可以，一般便可以。只有你有 Form six 差不多程度的，甚至到 Form five 英文文字程度的，你學甚麼語言都可以搞得來。你現在不是學講話，不是去做 merchant，你現在讀書而已，有甚麼不能的。這樣，由英文做踏腳石，你就可以看甚麼？巴利文、甚麼的，全部都可以讀，我們現在很容易讀。好了，講這麼多了。

聽眾：《現觀莊嚴論》的英譯本除了 Edward Conze.....

羅公：我找不到。

聽眾：Edward Conze.....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Edward Conze 除了他那本書.....

羅公：Stcherbatsky 的嗎？



聽眾：Edward Conze 。

羅公：Edward Conze 無的，他那本是跟《大品般若經》的對照。

聽眾：有資料說他有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有資料說他在雜誌刊登了出來。

羅公：即是說他(文章)刊登過在雜誌上？

聽眾：刊登過雜誌。

羅公：你知不知道他刊登在哪本雜誌？不知道哪個雜誌，所以找不到。

聽眾：但是他無提到是 Stcherbatsky 的。是 1954 年。

羅公：在日本的雜誌裏刊登過嗎？東方那本甚麼？

聽眾：在那裏刊登過。

羅公：是的。

聽眾：有英譯本。

羅公：那本雜誌，恐怕在香港不容易找到了。那你想(要)去哪裏找呢？京都，日本京都圖書館。京都，甚麼？最豐富的。京都有一間市立圖書館。那間圖書館(收藏)的佛經最豐富，它又准許人們影印的。你托人去日本京都圖書館，那位館長牧田諦亮。你去那處，有人去的話，托人去那處找到的。《現觀莊嚴論》俄譯就有了，真野龍海有了。

聽眾：資料提及過 Stcherbatsky 有，可能他的舊些，Stcherbatsky 那本很久的。

羅公：很久。

聽眾：他提及過，但無漢譯……

羅公：照 Haribhadra 的辦法，將《現觀莊嚴論》併入去《八千般若》那處。後來就被人批評，他就停止了。傳聞他曾經引用過偈頌。你找回那本《荻原雲來文集》。

聽眾：它是不是用英文的？

聽眾：不是。

羅公：當然是日文的。

聽眾：日文，但當地已經俄譯本都有了。

羅公：即是它的英譯本載了在放《荻原雲來文集》處。那即是你找到《荻原雲來文集》，《荻原雲來文集》很容易找的。這處有無嗎？

聽眾：無的，法住吧？

羅公：法住不知道有無。

聽眾：即是《荻原雲來文集》有英譯本？有這個 Edward Conze 的譯本？Stcherbatsky 的就不知道。

羅公：……著作之中，大家現在已經承認，學術界已經承認彌勒是歷史的人物。不是神話人物的。大家都以為他是真實有其人。是無著的老師。大陸的人還說有人發現了他的簽名，彌勒的簽名。

聽眾：但是對於《現觀莊嚴論》的釋論？因為彌勒那本《現觀莊嚴論》只得二百七十二頌，好似法尊翻譯的，寫後面(時)就怎樣？略釋了它根據宗喀巴的……

羅公：是的，他依據那些。但是都不好。

聽眾：另外，還有些人……

羅公：解脫軍的釋是有日文。解脫軍的釋好有名，真野龍海翻譯了，翻譯了解脫軍的釋。我看無英譯本。如果懂得藏文，又可以用很多家的《現觀莊嚴論》釋。都不用很多家，我們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看法，西藏人解的經都很悶的，而且即是神學的意味很重的。西藏人那些注經，還不及我們中國人那麼坦率。

聽眾：《現觀莊嚴論》對整個《般若經》，最大的好處是給予架構。

羅公：係，給予架構。

聽眾：是的。因為《大智度論》講到……

羅公：《大智度論》講不到架構，只是解釋……

聽眾：解釋名相。

羅公：解釋名相、解釋語句。

而且解釋名相、解釋語句，有時候解釋得很迂迴的，是嗎？解釋得很迂迴。很多是甚麼？牽強附會的。印度人是這樣的，印度人著書是很多牽強附會。我們中國人稍

為有考證學的常識，就最「單忌」(忌諱)這條條例的。清代的漢學家罵那些理學先生，就用這八個字來罵他們。「望文生義，增字解經」。印度人解釋經就是這樣，「望文生義，增字解經」。你看一下那些經，看一下《解深密經注》、《解深密經疏》。現在好似有一套圓測的《解深密經疏》所引的，每一段經文有幾個解釋，幾個解釋之中，有時候的解釋相差很遠。

印度那班菩薩，世親、無性和親光三個同時解釋《十地經》的開首那段，有些都相差很遠的。大家都是犯了這個「望文生義，增字解經」，犯了這樣的毛病。印度人已經是這樣，中國人更離譜。中國那些和尚更離譜，那些大德更離譜。恃著是誰人？恃著是慧文大師，天台宗那位慧文大師。

你說他是不是「望文生義」，我說他是「望文生義」，所以我不相信天台宗的理論。龍樹的那首頌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明明就講兩諦，真諦和俗諦而已。「因緣所生法」這個是標出來的，「我說即是空」是真諦，空。「亦為是假名」(是)俗諦，無講中諦的。「亦是中道義」。意思即是一真一俗，你要並用，不要偏，那就叫做中了。

無說另外立一諦的。是嗎？你看看，無的。他(慧文法師)在真諦、俗諦之外，另外弄一個中諦。其實真諦、俗諦，你將它們合併應用就中諦了，哪裏真諦、俗諦之外，還有中諦呢？你說他是不是「望文生義」？那些判教又是「望文生義」，已經「望文生義」就恃著慧文大師那班人。後來智者大師就繼承他的作風。好了，到了唐朝，不是，到了隋唐的時候，北方那班地論師又是「望文生義」。

菩提流支等翻譯了《十地論》之後，就分成甚麼？就開了地論宗，分成南北兩道。一道就說阿賴耶識是虛妄的、是壞蛋，不是好東西。另外一道就說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，如來藏是有覺性的，有好東西。根本的地論宗已經分成南北道。不同講法，哪一道是對的？很難講，可能兩道都不對。是嗎？好了，後來，地論宗那班人一直發

展下去，就成為了甚麼？華嚴宗。華嚴宗就搞出甚麼？六相十玄門。

你打開《華嚴經》讀一下，有無講六相？無的。十玄門都無講，《華嚴經》無講。它不過是「望文生義」，說它有講六相十玄門。你看華嚴宗(應指《華嚴經》)裏面，有哪裏指六相十玄門？更加無講真如緣起。真如緣起是大乘起信論講的。那班人，華嚴宗那班人「望文生義」最厲害的。其次，「望文生義」就是禪宗。就造甚麼出來呢？〈七佛偈〉(是)最離譜。〈七佛偈〉。你讀一下，你找一下《禪門日誦》，找七佛有偈那處，不知道誰人聽到〈七佛偈〉，傳了幾首偈。有些偈簡直不知所言。

例如：誰人替他傳法的？誰人傳、誰人譯，其中有一個人，是否達摩抑或那人傳的，「法本法無法」，法的法本來無法。「無法法亦法。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。」這些便好似謎語一樣。是嗎？你回去看下，回去找一本《禪門日誦》七佛有偈。「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。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。」這些簡直是戲論。而那些當它是寶貝，是嗎？這些這樣以為它是真的，連到那本《景德傳燈錄》都相信那類說法。好似甚麼？

佛在靈山會上，拈花微笑。根本就無這回事，佛那有在靈山會上，那位大梵天王走來獻花，釋迦牟尼佛拿著花，來拈花微笑。每個弟子都不明，就只有迦葉尊者明白，就跟著他(佛陀)一齊笑。於是，釋迦佛就說我有一個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，我現在付囑於汝了。這段文字是甚麼？那個《寶林傳》那班人「安」(造)出來的，其他全部無依據的。《寶林傳》。《宋藏遺珍》裏面有一本叫做《寶林傳》。無其他的佐證的。於是，禪家以為它就是真的。

這樣搞法，這些真的是「望文生義」。何止「增字解經」而已，(更是)作偽。你們無聽過的這些。做學問的時候，凡做學問功夫，不能迷信。記著，不能迷信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所以，我的看法，學佛最基本當然是小乘，小乘宗的最基本的就是《雜阿含》。其他三阿含都是在《雜阿含》裏，或者結集者將它來引伸。如果差不多

句句都是金口親杼，只可能說是《雜阿含》，小乘經。大乘經就很明顯出自雜藏，大眾部有雜藏，出自雜藏。雜藏就本來無那麼多大乘經，很簡單的，那些人就將它來擴大，真的是增字了，將經來擴大。

好似《般若經》那樣，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釋迦佛用十年都未必講得完，這麼搞法，這麼多。而且，那些書重重複複的。十萬頌的般若跟二萬五千頌般若內容差不多，只是將二萬五千頌擴大，二萬五千頌亦不過是將甚麼？將八千頌和一萬頌來擴大而已。最可能是《大般若經》，所謂根本般若可能最初是那八千般若和般若一萬頌。後來的人就增加，加到它翻雲覆霧，由八千頌弄到一萬頌，一萬頌就弄到、膨脹到二萬五千頌，二萬五千頌就膨脹到十萬頌。所以，那些愈小的，就愈原始。那八千頌很靠得著吧？

八千頌，你看看，一揭開，揭開你看看，須菩提、舍利弗那些，跟玉皇大帝、天帝釋問答，那些問答，揭開來連讀三、兩頁，五百字一頁，連讀三、兩頁，就是一句。就是甚麼？釋迦佛問，問那位天帝釋，「如果有人將這個世界上、這個南瞻部洲、我們所住的地球，載滿七寶用來施捨給人，或者用來供養給佛，用來施捨給佛，其功德為大否？」天帝釋就說：「甚大，世尊。」佛又問他，「譬如有人將我現在所講的《般若經》，受持讀誦，究竟通利這樣一直念。又將它來到抄寫、來到傳播。其人的福比較他用載滿這個世界的七寶，哪個福大呢？你有兩種福，你取何者呢？」天帝釋就說：「我就取書寫《般若經》這個。」

因為這個福德所得的福大得多了。」於是，釋迦佛(說：)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因為十方三世諸佛都是由般若而出，都是依般若而修，所以成佛。所以你就對了，說書寫《般若經》的福德大過其他了。」講了一輪的道理了。好了，釋迦佛又講了，「餘如上說。」不要講這些了。載滿南瞻部洲不要講。「譬如有人載滿小千世界的七寶，用來奉施給如來，所得福德大否？」天帝釋就說：「更大了。」這樣，「又有人將般若經來到受持讀誦、又書寫、又為他人說，他的兩種福德，你寧可取哪種呢？」天帝釋又答他：「我寧可取這個書寫《般若經》的福德，又講一輪道理。」

因為般若是十方諸佛之母，所以怎樣、怎樣。」又說一輪。好了，又到釋迦牟尼佛說：「餘如上說。」不要講這些了。「又譬如三千大千世界都載滿七寶了，用來奉施給佛，他所得的福德比較書寫《般若經》的福德，哪個大呢？你取哪種？」天帝釋都是說：「我都是要取這個書寫般若經的福德，又因為般若是佛之母，甚麼、甚麼。」照抄一輪道理，翻來覆去這樣講幾張紙了。它還有很多的，搞來搞去就是一個結論，是嗎？

即是《金剛經》裏面一句，甚麼載滿七寶來奉施如來不如念《金剛經》四句偈等一樣，那類就是這一句。即是說要很有耐性來讀。八千頌已經是這樣了，將它擴大至二萬五千頌，你更加頭痛。讀十萬頌的時候，不過十萬頌就加插了很多道理，就是加插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加插了很多道理在十萬頌，很繁複。這樣，八千頌都是這麼多，又說帝釋來到跟佛問答，一會又有舍利弗又跟他問答，那麼多道理。這樣，翻翻覆覆，原來很多雜般若裏面，《金剛經》裏面，很多都完備了。實在你讀一讀《金剛經》，已經差不多。

如果你《金剛經》讀過三幾次，你再讀《小品般若經》，你就將《現觀莊嚴論》對照，以後你就足夠了。所謂根本般若，那四百、五百幾卷，其實就是那些雜般若的那一百幾十卷裏面，將它來擴大。所以現在很多人說《金剛經》還老過《大般若經》，因為為何？因為它純樸、簡單，你讀《般若經》就是這樣讀了。不過就很早了，《金剛經》那些一定是更早。

那些甚麼？《大品般若》、《小品般若》都很早，為何說它早？彌勒已經將它來注了，即是說它更早過彌勒。一定早過彌勒。彌勒是哪個時代的人？彌勒是無著的老師，那麼是很早了。然則，這個一定在彌勒之前，已經有《大般若經》流行了。前到多久？大概差不多龍樹菩薩的時候。很早的。好了，《大般若經》本來就是由小將它來放大，但是太大了。於是，有些人將它由大縮小，一縮，縮小到極，就變了《心

經》了。圓測法師說《心經》者，是那些甚麼？

是那些結集經的人將《大般若經》來到濃縮而成的，圓測法師說的。現在，我們讀現行的《心經》，是圓測法師的老師，玄奘法師翻譯的，圓測法師都這樣講了。那麼，這個一定是相當可信。一縮，由大一縮就是《心經》了。那麼《心經》，你怎樣？你對一下《心經》，是大神呪、是大明呪、是無上呪這幾句甚麼呪、甚麼呪是甚麼？《大般若經》的《小品般若》裏面的，你揭開小品般若就有了。般若是大神呪這句就是《小品般若》。照見五蘊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又是《大品般若》的，全部都是《大般若》的。

很多的句子都是大般若處剪出來，拼湊而已。聯結成這樣，至到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，《大般若經》到處都有。真真正正，就是那些結集的人將那些繁複的經，將它來到剪輯而成，成為簡單的(《心經》)。那麼其實般若的入門就是(《心經》)第一本，先瞭解《心經》。《心經》就是最簡單、扼要，就莫如圓測法師的注。圓測法師之外，所謂解釋《金剛經》，解釋到繁複到極的人、又豐富到極的人就是窺基法師，繁瑣到極、豐富到極。簡潔到極是圓測法師。《心經》，看兩本注就足夠了。

一本是圓測法師的注，一本是窺基法師的注。其次之外，就是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就看世親菩薩的釋、彌勒的頌。世親菩薩的釋就足夠。之後就看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就跟《小品般若經》對讀。有時間就對讀大品般若，用來怎樣？用來洗淨自己的心，一直翻翻覆覆那樣，你讀了它，令到你豁然開朗。太虛法師閉關來讀《大般若經》，他說讀的時候，突然……

-完-